

「小一，你知道月亮的背面普通人是看不見的嗎，只能用特別的方法才能看到。」

「那月亮背面有什麼？」

「祕密。」

-

滿月時刻重現，晴朗的雪山萬里無雲，福原心思凌亂睡不著覺，索性走出休息站繼續賞月，隨身攜帶的豪華球突地一股震動，拉魯拉絲從中蹦出，福原只得將其抱起，避免剛出世沒多久的孩子受了凍。

福原找了可以看見月亮，並且靠樹的位置坐下，開始回憶起當時的事。

-

自從他孵化出異色卡蒂狗後，好像有哪裡變了。

小一注意到其他團員看他的眼神變了，講話的語氣好像也有哪裡不太一樣，尤其是負責會計的盈圖，常常會對他一些他不太懂的詞，但媽媽跟殘都讓他不要多想。

小一本身也不是太在意，因為媽媽讓他們有登台表演的機會，他必須好好訓練卡蒂狗，做好演出讓媽媽驕傲。

在他帶回穿山鼠與鴨嘴火獸後，其他團員更加騷動了，平平一個不到十歲的小孩子捕獲鴨嘴火獸，大家都說他有才能，以後會被提拔，小一還是不懂。鴨嘴火獸後來以馬戲團沒辦法訓練為由而讓媽媽帶走了，穿山鼠是小一好說歹說才能留下來。

登台演出前一晚，小一想再讓媽媽指導一次動作，便帶著卡蒂狗到媽媽的帳篷前，卻聽見棚內媽媽與盈圖的爭吵聲，且不時有殘在勸架的聲音。小一覺得很不妙，但是他們對話內容聽不清楚，他只好默默離開，直到隔天也沒膽問起。

隔日表演結束後，殘將小一叫到他的帳篷內，把已經備妥的行李給他帶上，小一非常不解地問道「殘爺，我們要去哪裡玩嗎？」

殘沒有回應他的疑問，只帶著他出了帳篷，躡手躡腳地移動到棚區邊際。

濕氣彷彿將空氣凝固般，籠罩整個馬戲團紮營地，小一注意到每個帳篷內都有些許動靜，看似非常不安與躁動。

「你打算帶他去哪？」尖銳的語調劃破凝重濕氣，陰暗天際之下擋在他們前方的，是盈圖。

「待會就要來了，我先把小一藏起來免得被波及嘛。」殘嘶啞的聲音帶有些敵意，他將風速狗從球中放出。

「別開玩笑了，昨天早一點離開這裡便能躲過追查，我們到底要為這個小孩放縱到什麼程度？」盈圖將聲調逐漸拉高，像是在徵得在場其他人的同意般，四周的帳篷緩緩走出人來，帶著小一從未見他們使用過的寶可夢。

烏雲密布於天，遮掩了今日的一輪明月，遠方已經傳來水聲低落，伴隨著腳步聲與吆喝聲。

「小一，等等把菲力跟阿瑪放出來，之後你得靠他們了。」殘的聲音幾乎被大雨所掩蓋，小一還未掌握情況，便被風速狗一口叨起，向前方狂奔。

「殘爺！」

「快滾！別再回來了！」這是他最後聽到殘所說的話。

他只能眼睜睜看著風速狗跑離馬戲團，途中略過一群人，風速狗的速度太快，沒人攔得住，勉強只能辨識出那群人身上都穿著警方的衣服。

風速狗將小一帶到一處小木屋前，扔下他後轉頭就跑。

「等等！戴安娜！」風速狗的速度實在不是小孩可以追得上的，他放出卡蒂狗喝道「菲力！快追蹤戴安娜！」

滂沱大雨早已沖刷掉風速狗的氣味，卡蒂狗失落地站在暴雨中，小一走到他身旁，將穿山鼠也放出，接著開始往前狂奔，大雨瘋狂地降下，黑沈的天重重壓在地，他不清楚臉上的是淚水還是雨水，直到眼前完全被潮水掩蓋前，都一直向前跑著，一心要回到養育他成長的馬戲團。他不在乎月亮的背面，只要見到正面便足矣，那令他心醉神迷、神魂顛倒的月光。

-

他找不到。

不知道跑了多久，散去的烏雲彷彿暗示著馬戲團已不復存在，地上還留有燒焦與打鬥的痕跡，卻遍尋不著人的蹤跡。

卡蒂狗抖掉身上殘留的雨水，上前安慰攤坐在地上的少年，一旁的穿山鼠也靠過來，小心翼翼地觀察著訓練家。

福原隔日才從報紙和路人的耳語得知，警方昨日突襲一處從事實可夢非法交易的集團，但只逮捕到幾個基層團員，其餘的人與幹部都逃得不見蹤影。

他一直以來成長的地方，就這樣不見了，其實福原隱約知道，但是他害怕自己拆穿媽媽和殘的謊言，自己便會被逐出那個世界；結果還是被趕了出來，還是以這種方式。

-

拉魯拉絲似是感應到青年的情感，將手覆上福原的臉，以不成熟的方式在安慰他。

「謝謝，磊祖。」

滿月已近西沈，青年起身返回休息站，後悔不能挽回什麼，卻抵不住洪水般的思念，一夜無夢，只有月光相隨。